

#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nationalization of Drama: Exploring the Borrowing of Drama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Xinyi Hu

Drama and Film School of Xinjiang Academy of Arts, Urumqi, Xinjiang, 830017, China

## Abstract

As a form of art and culture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since its introduction to China,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drama has always centered on the issue of nationalization. The localization of drama is not merely a matter of cultural transplantation or formal copying. Instead, it is about respecting the independent aesthetic principles of drama, ingeniously drawing on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and through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localization reconstruction, achieving a complete fusion of artistic expression form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nationalization of drama include: Drawing on the performance concept of “expressing the spirit through freehand brushwork”, the narrative technique of “interplay between reality and illusion”, the stage design of “poetic realm”, and the cultural pursuit of “patriotic sentime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opera,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 new model of drama art that combin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astern aesthetics with modern aesthetic implications is constructed, enabling this art form to take deep root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And continuously invigorate the vitality of art.

## Keywords

Drama; Nationalization “Opera; “Reference; Implementation path

## 话剧民族化的实现路径——探究话剧对戏曲的借鉴

胡昕懿

新疆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学院, 中国·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 摘要

话剧作为一种源自20世纪初西方的文化艺术形态,自传入中国以来,其本土化进程始终以民族化为核心议题。话剧的本土化并非简单的文化移植或形式照搬,而是在尊重话剧独立审美原则的前提下,巧妙借鉴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特质,通过有机整合与本土化重构,使艺术表现形式与文化内涵实现完全融合。研究发现,话剧民族化的有效策略包括:系统汲取戏曲“写意传神”的表演理念、“虚实相生”的叙事手法、“诗化境界”的舞台设计以及“家国情怀”的文化追求,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建兼具东方美学特质与现代审美意蕴的话剧艺术新范式,使话剧这一艺术形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实现深度扎根,并持续焕发艺术生命力。

## 关键词

话剧; 民族化; 戏曲; 借鉴; 实现路径

## 1 引言

1907年春柳社在东京成功上演《黑奴吁天录》,中国话剧的序幕正式拉开,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门类随即遭遇了“本土化”的双重困境及长远使命。经过百余年时间的磨砺演进,自田汉、曹禺等艺术先驱的开拓求索,至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完善,再到如今多元化实验话剧的实践创新,话剧民族化的演进始终围绕“如何使外来艺术与中国文化精神相融合,并适应中国观众的审美需求”这一核心命题持续发展。

中国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代表,历经漫长的历史演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与精湛的艺术技巧。其鲜明的“写意性”“程式化”“诗化表达”等艺术特征,犹如璀璨瑰宝,与传统文化精神深度统一,为话剧民族化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话剧对戏曲的借鉴,需超越形式的简单移植,更要深入理解戏曲艺术的本质魅力及其文化底蕴,将其与现代话剧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叙事手法有机结合,通过创新融合实现艺术境界提升,最终推动形成兼具民族特色与国际影响力的戏剧新形态。

目前,话剧民族化的探索已取得显著成就,但部分创作仍停留于对戏曲的浅层模仿,或面临文化底蕴匮乏的困境。在此将系统考察话剧与戏曲交融的发展历程及典型实践,通过分析表演体系、叙事结构、舞台设计和文化融合等四个关键层面,阐释话剧民族化的成功案例,为当今戏剧创作注入

【作者简介】胡昕懿(1999—),女,中国河北廊坊人,硕士,从事戏剧表演与创作研究。

理论活力和实践指引,推动话剧艺术形成鲜明的民族特色。

## 2 话剧民族化与戏曲借鉴的历史脉络

### 2.1 发展探索阶段(20世纪初-40年代):形式借鉴与本土化探索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话剧在中国的发展仍处于初步探索期,为适应当地文化环境,创作者大量借鉴传统戏曲艺术,探索本土化的戏剧形式。以田汉1929年的代表作《名优之死》为例,该剧通过戏曲艺人的生活经历展现时代悲剧,不仅运用了戏曲成熟的叙事结构,还在舞台呈现中融入“虚拟性”手法,如用肢体语言替代场景描写,有效解决了演出条件有限的挑战。进入抗战时期,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创作的《白毛女》标志着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其以现实主义框架构建戏剧冲突,同时吸收河北梆子的高亢音乐元素,人物塑造兼具戏曲老生线的悲悯情怀。这种融合不仅延续了话剧的社会批判功能,更通过“善恶有报”的传统逻辑与中国农民的价值观形成了深刻共鸣,使作品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经典之作。该阶段内,抗战戏剧活动呈现出蓬勃态势,促使话剧从城市剧场迈向乡村舞台。1939年标志着重要转折点,当时“大众化同时是中国化”这一口号的问世,宣告话剧成功实现了大众化与民族化的初步融合,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时代气息。

### 2.2 成熟发展期(50年代-80年代):美学融合与风格确立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艺术创作理念实现了从形式模仿到戏曲美学精神深度融入的转变,其所确立的“京味儿话剧”风格成为业内标杆。老舍1958年创作的《茶馆》,是艺术成就卓越的代表作,其叙事编排巧妙化用了戏曲“三折一楔子”的结构形式,通过精心的三幕布局描绘出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幻;人物刻画则借鉴了戏曲“脸谱化”的精髓,借助独具匠心的语言表达与行为设计凸显角色个性;舞台设计坚持“一桌二椅”的简约原则,演员表演融入戏曲程式的韵律之美,整体艺术效果更显精妙绝伦。

焦菊隐先生凭借其卓越的创造力,构建了具有深远影响力的“话剧民族化表演体系”,其戏曲学术造诣与对西欧戏剧的深刻理解相得益彰,奠定了其作为戏剧理论大师的地位。在执导《茶馆》期间,焦菊隐对表演团队进行了系统性指导,尤其注重戏曲发声方法与形体程式的训练,成功实现了艺术真实感与戏曲美学的有机统一。由于是之扮演的王利发,将戏曲老生腔调与人物台词高度融合,成为了话剧民族化探索的经典范例。这部作品的诞生经历了长达两年的创作,特别是关于“演内在还是演外在”的争议,焦菊隐最终以创新的艺术思维超越了西欧写实主义戏剧的框架,为中国现代话剧创作开辟了全新的表达路径。

### 2.3 多元创新期(90年代至今):创造性转化与跨界融合

戏曲元素在话剧创作中的融入现已超越既定框架,实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深度结合。赖声川1986年的《暗恋桃花源》独具匠心,借力戏曲“戏中戏”表现手法,以两组剧组的交替演出构建双线叙事,其中“桃花源”单元融合戏曲喜剧元素,借助夸张肢体与幽默台词渲染荒诞气息,深刻呼应了观众对悲喜交织审美体验的追求,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杰作,展现了创作者对戏曲精神的创造性转化,推动了中国话剧艺术的演进。

## 3 话剧对戏曲表演美学的借鉴与转化

### 3.1 程式化技巧的生活化转化

戏曲艺术的典型手法,如精妙的“圆场”和灵动的“水袖功”,在戏剧创作中被创造性地转化为符合生活真实的表达方式,从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以北京人艺的经典作品《茶馆》为例,于是之塑造的王利发形象,在处理戏曲中庄重的“拱手礼”时,进行了适度简化与调整,使其与茶馆掌柜的市井气质高度统一;而在展现人物晚年历经风霜的神态时,他巧妙吸纳戏曲老生角色的体态精髓,并结合手部细微的颤抖等生活化细节进行刻画,完美诠释了“程式为内容服务”的创作理念。

### 3.2 形神兼备的表演理念传承

中国话剧表演体系深受戏曲“形神兼备”理念的影响,其美学追求已渗透至演员表演的各个层面。《雷雨》中繁漪的形象塑造极具代表性,通过急促的气息、颤抖的姿态及凌厉的目光等外在特征,生动诠释了其愤怒绝望之情,同时借由跌宕的台词节奏,细腻展现其内心痛苦的纠结与撕裂,实现了形神的高度统一。

### 3.3 写意性情感表达的借鉴

戏剧借助夸张且凝练的意象表现手法,实现情感的高潮迸发,其艺术特质为话剧所借鉴,进而突破了现实主义的表达边界。在《恋爱的犀牛》中,马路对明明的倾诉通过夸张的肢体动作与声嘶力竭的台词,将偏执的爱恋推至顶点,有效提升了艺术感染力,同时也契合了当代年轻群体的情感传达需要。

## 4 话剧对戏曲叙事结构的借鉴与创新

### 4.1 虚实相生的叙事原则拓展

话剧创作中对“虚实相生”这一戏曲核心理念的借鉴与转化十分普遍,并赋予了其新的文化内涵。《暗恋桃花源》通过再现双剧社的排练实况构建“实”的层面,而以“暗恋”与“桃花源”的虚构故事呈现“虚”的维度,成功实现了现实情境与幻想世界的有机交织,深刻启发了观众对爱情本质、理想追求及现实困境的思考。

### 4.2 时空自由的叙事特征运用

戏曲艺术凭借其“时空自由”的独特优势,超越了西方话剧写实布景的束缚。以《茶馆》为例,该作通过三幕剧情高度压缩三个时代变迁,仅以服装、台词及道具的精巧设计推动时空转换,这种简约而高效的叙事方式与中国观众的

审美习惯高度统一。

### 4.3 主支线结合的叙事模式转化

戏曲作品在结构上呈现“主线清晰、支线丰富”的特点，经过艺术化处理，演变为兼具线性与非线性特征的叙事体系。《茶馆》以裕泰茶馆的盛衰历程作为核心脉络，通过五十年的时间跨度，细致描绘社会变革中个体命运的流转，同时融入秦仲义与常四爷的往昔追忆等辅助线索，以此建构出浓郁的历史氛围与紧迫的社会现实感。

## 5 话剧对戏曲舞台呈现的借鉴与突破

### 5.1 写意布景的简约美学转化

话剧艺术的简约美学巧妙吸纳了戏曲“一桌二椅”的写意传统，将其转化为以少胜多的舞台设计典范。老舍在《茶馆》中运用桌椅的聚散变化，生动展现了时代的沧桑变迁：开场时密布的桌椅暗示茶馆的鼎盛时期，而结尾处散乱的桌椅则渲染出衰败没落的气氛，场景的转换精确地传递出时代的脉络。

### 5.2 符号化道具的情感表达延伸

话剧艺术在情感与主题的传递上，善于将戏曲道具的符号化特性转化为生动载体。《暗恋桃花源》选取“雨伞”与抽象的“桃花”作为道具，前者象征爱情的坚韧与理想的崇高，后者暗喻绚烂事物的短暂易逝，继承戏曲象征艺术精髓，显著增强了作品的深层意涵与思想维度。

## 6 话剧对戏曲文化内涵的借鉴与升华

### 6.1 家国情怀的当代转译

戏曲艺术中蕴含的深厚“家国情怀”常通过“以小见大”的创作手法得以诠释。欧阳予倩抗战时期改编的《桃花扇》，借古喻今，饱含“抗日救亡”的时代主题，为后世话剧创作树立了典范。该作品通过对古典剧目的创新运用，传递了深刻的家国同构理念与戏曲艺术精髓。

### 6.2 传统伦理的现代诠释

戏曲的经典伦理理念通过话剧进行当代演绎，获得了新的生机。“孝悌忠信”等核心精神融入话剧《家》，对封建伦理造成的人性压迫进行了尖锐批判，同时高度赞颂了个人解放和真挚爱情的崇高意义。

### 6.3 人文精神的深度拓展

戏曲中“以人为本”的人文理念为话剧创作提供了重要滋养，促使其深入探索人性与情感。《雷雨》融合“圆形人物”的创作理念，通过塑造具有复杂人性光谱的角色，引导观众深入思考人性与社会秩序的辩证关系。

## 7 话剧民族化借鉴戏曲的现存问题与优化策略

### 7.1 现存主要问题

当前话剧民族化进程中仍存若干挑战，部分创作过度依赖形式化转化，僵化挪用戏曲程式与舞台设计，而未能与主题内容形成内在统一，造成形式与内涵的脱节；另一些作品则出现文化意义稀释现象，将传统思想作为表面符号

堆砌，缺乏与时代精神的有机对接，呈现牵强附会的特征。在创新层面，戏曲元素的运用仍局限于传统模式，难以激发年轻群体兴趣，创新活力不足。人才结构失衡，复合型专才的匮乏使得戏曲元素与话剧的融合显得生硬，艺术表现力受限。此外，戏曲写意性与话剧写实性的美学取向难以和谐共生，造成审美层面的张力。

### 7.2 优化发展策略

在创作实践中，必须坚守“内容为王”的核心理念，以剧情脉络和主题意蕴为主，遴选戏曲元素进行颠覆性创新需谨慎，彻底摒弃表层化的形式主义倾向。人才培养体系应着重建立跨学科协作模式，增设戏曲理论基础教育课程，并鼓励话剧领域资深人士向戏曲宗师虚心请教，通过系统训练从“形似”阶段迈向“神似”高度。行业生态培育需推动话剧与戏曲的深度融合，设计跨剧种联合剧目展演项目；科学调配创作预算并利用数字化传播矩阵拓展作品触达范围；优化专业评论机制，引导创作者专注艺术钻研，坚守创作初心。

## 8 结语

中国戏剧百年演进的关键在于话剧民族化，而戏曲的吸收是此过程的核心环节。回顾其发展历程，话剧借鉴戏曲历经形态复制、审美交融及创新转化三个层次，显著体现了艺术融合的挑战与成就。表演美学层面，融合戏曲程式化动作与唱腔艺术；叙事结构层面，参照戏曲起承转合的模式；舞台呈现层面，整合戏曲的写意性空间处理；文化内涵层面，注入当代思想。话剧秉持开放胸怀，汲取戏曲艺术养分并融合时代创新，最终构建出兼具深厚民族特质与突出现代意识的艺术形态。

### 参考文献

- [1] 胡星亮. 20世纪中国话剧创作的艺术传统[J].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25(1): 74-83.
- [2] 郝戎. 老庄哲学对构建中国演剧体系的影响与启迪[J]. 哲学研究, 2025(4): 120-128.
- [3] 林克欢. 中国话剧的现状与未来[J]. 戏剧艺术, 2023(2): 35-43.
- [4] 黄维若. 当代话剧创作的现实关怀与艺术突破[J]. 文艺研究, 2024(3): 98-106.
- [5] 周靖波. 话剧传播的媒介转型与受众变迁[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3(7): 156-162.
- [6] 王卫国. 经典话剧的当代改编与传承策略[J]. 戏剧文学, 2024(5): 78-85.
- [7] 刘彦君. 中国话剧的艺术特质与美学追求[J]. 中国戏剧, 2023(10): 42-45.
- [8] 孙惠柱. 当代话剧的创新困境与突破路径[J]. 戏剧艺术, 2024(1): 45-53.
- [9] 陈吉德. 青年话剧创作的现实困境与发展对策[J]. 文艺评论, 2023(6): 89-96.
- [10] 张福海. 新媒体语境下话剧传播的创新实践[J]. 新闻界, 2024(2): 78-84.